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附：普列汉諾夫)

論 哲 学 史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附：普列汉諾夫)

論 哲 学 史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編

科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附: 普列汉諾夫)

論 哲 学 史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組編

*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6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59 年 8 月第 一 版

书号: 1845 字数: 154,000

195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京) 00001—24,000

印张: 6 1/4

定价: 0.62 元

編 者 的 話

为了贯彻“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来研究哲学史，就迫切需要学习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有关言論。我們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編成这本資料。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对于历史、哲学史問題的言論和著作是非常丰富的，不可能完全編进这本书里，特别是第三編关于西方古典哲学的部分，我們只是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述，以便大家研究。

第一編与第二編的材料都是按人来分的，然后各人下面都有一些小标题，鉴于普列汉諾夫对哲学史的研究有所貢獻，还选择了他的一些言論附在这两編之后作为附录。第三編为了使讀者便于查对閱讀起見，是按論題来分的，普列汉諾夫的言論也就沒有另列附录，而直接編入了各个論題，特此說明。

列宁关于哲学問題的遺囑——“論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一文，是我們哲学和哲学史工作者所必須遵循的綱領，我們特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作为本书的代序言。

我們是初次編輯这样的資料，同时我們对于經典著作学习得还很不够，編輯工作的缺点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多予指正。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組

目 录

代序言	(1)
第一編 論哲学史的一般原則与方法	(11)
一、馬克思 恩格斯	(11)
1. 論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	(11)
2. 論研究历史的方法	(27)
3. 論哲学史一般原則	(33)
二、列 宁	(39)
1. 論哲学史一般原則	(39)
2. 論哲学的党性原則	(43)
3. 論文化遗产的继承性	(56)
三、斯大林	(59)
1. 关于意識的形成与发展	(59)
2. 論唯物主义理論的一元論	(62)
〔附〕普列汉諾夫	(62)
1. 哲学思想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	(62)
2. 論一元論与二元論	(65)
3. 論哲学史家不应忽視历史哲学	(66)
第二編 論馬克思主义哲学	(69)
一、馬克思 恩格斯	(69)
1. 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結果	(69)
2. 論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巨大意义	(73)
二、列 宁	(79)
1. 論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唯物論	(79)
2. 論馬克思主义底历史命运	(88)
3. 論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90)
三、斯大林	(93)
1.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觀	(93)

2. 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及費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区别.....	(94)
[附] 普列汉諾夫.....	(95)
1. 論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95)
2. 論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97)
3. 論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	(100)
第三編 論西方古典哲学	(104)
一、論亞里士多德	(104)
二、論法国唯物論	(105)
三、論德国古典哲学	(134)
1. 一般論述.....	(134)
2. 論康德.....	(136)
3. 論黑格尔.....	(143)
4. 論費尔巴哈.....	(178)
四、論盖尔村	(187)

代 序 言

列宁：“論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

……我想来談談的，是能把这杂志編輯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发刊詞中所宣布的那个工作底内容与綱領規定得更为精确的几个問題。

在这篇发刊詞中說道：“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所团結的虽不尽是共产党員，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以为共产党員与非共产党員結成这样一个联盟，是絕對必要而且能正确决定这个杂志底任务的。共产党員（也如一切順利开始过大革命的革命家們一样）所能犯的一种最重大最危险的錯誤，就是以为革命事业可能单靠革命家努力来完成。其实恰恰相反，要做成任何一种认真的革命工作，都必须理解并切实实行这样一个原理，就是革命家只能表现出真正有生命力和进步阶级底先锋队的作用。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其所领导的羣众而善于真正领导全体羣众前进的时候，才能完成其为先锋队底任务。除非在各种各样的活动方面都与非共产党員結成联盟，便根本談不到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設工作。

“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任的捍卫唯物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这一工作，也是如此。很可庆幸的一点，就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潮流拥有丰富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去說普列汉諾夫，单是指出契尔内舍夫斯基就够了，現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因一味崇尚时髦的反动的哲学学說而往往离开契尔内舍夫斯基，倒退轉去，被欧洲科学中所謂“最新成就”底幻景所惑而不能看出掩藏在这种幻景下面替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偏見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性服役的各种伎俩。

無論如何，我們俄國總還有——且一定是很久還會有——一些非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者，我們絕對應該吸收所有一切擁護徹底戰鬥唯物主義的人來共同努力工作，反對那種哲學上的反動，反對所謂“知識人士”所持的種種哲學偏見。老狄慈根¹⁾——請不要把他同他那個自負不凡而又毫無成就的冒充著作家的蠢兒子相混——十分確切明了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對現今盛行於資產階級國家並深受其中一般學者和政論家尊敬的那些哲學流派的基本觀點，他說：現代社會中的哲學教授實際上都不過是些“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仆役”。

我們俄國那些喜歡自命為先進人物的知識分子，也如他們在其他一切國家中的同僚們一樣，根本不喜愛按照狄慈根所表述的這種觀點來評斷問題。其所以不受這樣作，是因為他們害怕真理。只要稍微把現代那些有學問的人們在國家政治方面，一般經濟方面，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依賴於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這一事實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狄慈根所作的這種激烈評論是絕對正確的了。只要想起絕大多數時常在歐洲各國出現的時髦哲學流派，例如從那些與錫之發現有關的哲學流派起，到那些現在拼命想利用愛因斯坦學說來做根據的哲學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階級立場及其竭力扶持各種宗教的政策與各種時髦哲學流派底思想內容有怎樣的聯系了。

由此可見，這個雜誌既想成為戰鬥唯物主義底機關刊物，首先就應該是個戰鬥的刊物，就是說，它應該堅決揭露並攻擊所有一切現代“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仆役”，不管他們是以官場科學代表人物資格上台活動也好，或是以“民主主義左派的或社會主義思想的”政論家自命的志願兵資格上台活動也好。

其次，這樣的雜誌應該是個戰鬥無神主義的機關刊物。我們有些國家部署或至少有些國家機關是專門主管著這種工作的。但是，這種工作執行得極其遲鈍，極不充分，其原因大概由於感受到

1) “老狄慈根”，即約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是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論職業是一個皮革工人。

我們俄羅斯的(虽然是蘇維埃時代的)道地官僚主義流行現象的障礙。所以,為要補助相當國家機關所進行的工作,為要糾正并加強這種工作,就萬分需要這個立意成為戰鬥唯物主義機關刊物的雜誌來努力進行無神主義的宣傳,進行無神主義的鬥爭。要留心觀察用各國文字出版的所有一切無神主義的文獻,要把這方面所有一切含有若干價值的東西翻譯出來,至少是扼要地介紹過來。

恩格斯早已向現代無產階級底領導者們叮囑勸告過,要他們設法把十八世紀末葉底戰鬥無神主義文獻翻譯出來,將其廣布到民間去。可惜我們至今還沒有做過這番工作,真使我們感覺慚愧(這件事實就是證明在革命時代奪得政權要比正確運用這個政權容易得多的無數証據中的一種証據)。有些人往往用各種“動听的”理由來為我們這種遲鈍笨拙的弱點辯護,例如說十八世紀無神主義的老文獻已經陳腐不堪,不合科學,太嫌幼稚等等。這種冒充科學的詭辯真是再壞沒有了,因為它若不是掩蓋着迂腐,便是掩蓋着完全不懂馬克思主義。固然,在十八世紀革命家底無神主義文獻中間,可以找到許多不合科學,又很幼稚的東西。但是誰也不妨礙出版人把這些作品加以刪減并附以簡短的跋文,指出人類從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在用科學態度批評宗教方面所達到的進步,指出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新的著作等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以為單用純粹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工作便能使被全部現代社會禁錮于黑暗無知與偏見境地的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民與手工業者)逕直擺脫這種黑暗地位,那就是最嚴重而且最壞不過的一種錯誤了。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無神主義宣傳材料供給這些民眾,把實際生活方面各種各樣的事實告訴他們,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影響他們,借以引起他們的興趣,把他們從宗教迷夢中喚醒過來,從各方面用各種方法使他們振奮起來等等。

十八世紀老無神主義者所寫的那些筆調遒勁生動,談諧而公开攻擊流行僧侶主義的作品,其能把民眾從宗教迷夢中喚醒過來,往往要比現在我們出版物中占居優勢而又曲解(這是不容隱諱的事實)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字合適千倍,因為這種文字寫得干燥無

味，只是簡單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轉述一遍，幾乎完全沒有拿選擇適當的事實來加以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較為重大的著作，我們都有譯本了。害怕舊無神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在我們這裡不會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些改正來加以補充，是絕對沒有根據的。最重要的事情——即我們的那些似乎是崇奉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却毀損着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們往往忽視的事情——就是要設法喚起還很落後的羣眾來自覺對待宗教問題，來對宗教進行自覺的批評。

另一方面，你們看一看現代用科學態度批評宗教的那些代表人物吧。這些有學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差不多在每次駁斥宗教偏見的時候都要“補述”一種議論，其內容馬上就暴露出他們是資產階級底思想奴隸，是“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仆役”。

舉兩個例子來說說。維皮爾教授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標題為“基督教底起源”（莫斯科“法洛斯”出版局印行）。作者敘述了近代科學底主要成果，但他不僅沒有反對教會這一政治組織用作武器的種種偏見和騙局，不僅迴避了這些問題，並且表示出一種簡直可笑和反動至極的奢望，說他要超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這兩個“極端”。這無異是替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服役，這個資產階級在世界各國都把他們從勞苦羣眾身上榨取所得的利潤拿出數萬萬盧布來維持宗教。

德國有名的科學家德留福斯在其所著“基督神話”一書中排斥宗教偏見與神話，證明說根本就沒有過基督這樣一個人，而他在該書末尾卻又主張要有一種宗教，不過這種宗教是較為刷新，更為精細，更為巧妙而能夠抵抗“日益洶湧的自然主義潮流”的（1910年刊印的德文第4版，第238頁）。德留福斯是個爽直的和自覺的反動分子，他公開幫助剝削者用更骯髒更卑劣的新穎宗教偏見去代替陳腐腐敗的宗教偏見。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翻譯德留福斯底著作。這只是說，共產黨員與一切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雖應在某種程度內同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成立聯盟，但當這些分子陷入反動時，就要堅決把他

們揭破。這是說，害怕去同十八世紀，即當資產階級還是個革命階級的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成立聯盟，就無異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與唯物主義，因為在某種形式下和在某種程度內與德留福斯一流人成立“聯盟”，是我們同那些占統治的宗教的黑暗反動勢力作鬥爭時所應作的事情。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既想成為一種戰鬥唯物主義的機關刊物，就必須用許多篇幅來登載無神主義的宣傳文章，介紹無神主義的著作，並糾正我們國家機關在這種工作上的巨量缺點。凡屬包含有許多具體事實與比照，能把現代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階級組織與宗教團體和宗教宣傳機關間的聯繫揭示出來的書籍和小冊子，都是我們特別必須利用的。

凡關於美國的一切材料都極為重要，因為那里宗教同資本發生的正式官場國家聯繫，還表現得不甚明顯，但是另一方面，那里卻又令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所謂“現代的民主制度”（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與一部分無政府黨人等等極不合理地匍匐崇拜的這個制度），不過是表示可以自由宣傳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東西，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東西卻是最反動的思想，宗教，黑暗觀念，為剝削者辯護等等。

我希望這個想做一個戰鬥唯物主義機關刊物的雜誌經常供給我國讀者關於無神主義書籍的述評，並指明什麼作品對於哪些讀者以及在何種關係上特別合適，我國出現了什麼書（只有譯得較好的版本才可算已經出現的書，但這樣的譯本是不很多的）以及還有什麼書要出版。

* * *

戰鬥唯物主義者為要執行自己所應執行的工作，除了與那些不是共產黨員的徹底唯物主義者成立聯盟之外，同樣還必須——甚至更加必須——同現代自然科學中那些趨向於唯物主義，不怕反對現時在所謂“知識人士”中盛行的唯心主義及懷疑主義哲學傾向而大膽捍衛和宣傳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成立聯盟。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第一、二兩期合刊上登載有齊米梁節

夫評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就使我們有把握希望這個雜誌能把後一種聯盟也實現成功。必須多多注意成立這種聯盟的問題。必須記着：正因為現代自然科學遭遇到急劇的變革，所以往往有大大小小的反動哲學學派和哲學流派發生。因此，注視着自然科學方面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並吸收自然科學家來參加哲學雜誌上所進行的這種工作，便是一個緊急的任務，戰鬥的唯物主義若不解決這個任務，那它就會根本不成其為戰鬥性的東西，就會根本不成其為唯物主義。如果齊米梁節夫在雜誌第一期上竟不得不特別指出說愛因斯坦本人雖然——據齊米梁節夫所說——沒有對唯物主義基礎進行任何積極的攻擊，但他的學說却已為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知識界中許多分子所拚命利用，那我們就應該說，不僅愛因斯坦一人底遭遇如此，而且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大改革家中許多人，甚至其中絕大多數人底遭遇，也莫不如此。

我們如果不願對這種現象持一種無意識的態度，就應該知道，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主義，若拿不出強有力的哲學上的論證，就抵擋不住資產階級觀念底攻擊，也阻止不了資產階級世界觀底復辟。為要支持住這個鬥爭，為要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而獲得完全勝利，那末自然科學家就必須做一個現代的唯物主義者，做一個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義底自覺信徒，即必須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為要达到這個目標，就要“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方面的撰稿者有組織地從唯物主義觀點上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即研究馬克思在他所著“資本論”一書及其各種歷史和政治著作中實際運用了的辯證法，馬克思把這個辯證法運用得極有成效，以致現在東方各國（日本、印度和中國）新興階級，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數但歷來都因消極冷淡與沉眠不醒而使歐洲許多先進國內發生停頓腐敗情形的數萬萬人民奮起鬥爭的事實，新民族與新階級奮起鬥爭的事實，日益鮮明地証實着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樣來研究、解釋、宣傳黑格爾辯證法，是種極困難的事情，所以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也就不免要犯錯誤。但是只有根本不

作事的人才不会不犯錯誤。我們以馬克思运用他从唯物主义观点上加以理解的黑格尔辯証法的模范做根据，就能够而且應該从各方面来闡明这个辯証法，在雜誌上登載黑格尔底主要著作摘录，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援引馬克思运用辯証法的实例，以及在經濟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所常見而为近代史尤其是現代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所提供得非常多的种种实例来加以評註。我認为“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雜誌底編輯人和撰稿者，應該組成为某种“黑格尔辯証法底唯物主义友人协会”。現代的自然科学家在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黑格尔辯証法中間，可以找到（只要他們知道怎样去找，只要我們能学会怎样帮助他們）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問題的解答，而这一类的哲学問題は常使崇拜資产階級时髦思想的知識分子“跌入”反动立場的。

唯物主义不把这样一个任务担負起来，并有系統地加以执行，那它便不能成为战斗性的唯物主义。那它就会——用謝德林底話來說——不是处于攻敌地位，而是处于被攻地位。不这样来作，那么自然科学方面的巨大人物在必須作出哲学結論与綜合的时候，就会仍如先前那样往往感到束手无策。要知道，自然科学进步得十分迅速，在各方面受到极深刻的革命的改变，所以自然科学沒有哲学的結論是絕對不行的。

我现在举出一个例子来作結束。这个例子虽然不是与哲学問題有关，但終究是与“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雜誌也想予以注意的社会問題有关。

这个例子，表明現代伪科学在实际上是最嚣张最卑劣反动观点底传达者。

不久前我收到了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科出版的“經濟学者”雜誌第1期（1922年）。寄这个雜誌給我的那位年輕共產党員（他大概是沒有功夫来看看这个雜誌底内容）很輕率地对这个雜誌大表贊同。其实，这个雜誌是——我不知道这中間究竟有多少故意的成分——現代农奴主底机关刊物，这些农奴主当然是以科学、民主主义等等外衫掩飾起来的。

有一位姓索羅金的先生，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戰爭影響”的所謂“社會學”研究的洋洋大作。這篇深奧的論文中間，有許多從作者及其無數的外國師友底“社會學”作品中引來的深奧論據。請看看他的這種深奧的程度吧。

他在第 83 頁上說道：

“現在彼得格勒每一万起婚姻中，有 92.2 的離婚事件——真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字，並且每一百個宣布離開了的婚姻中又有 51.1 是結婚未滿一年的：其中有 11% 未滿一月，有 22% 未滿兩月，有 41% 未滿三個月至六個月，只有 26% 是超過六個月的。這些數目字證明，現代的合法婚姻不過是掩飾着私通行為而使那些受‘色’的人們能‘依法’來滿足他們的慾望的一種形式罷了”。（“經濟學者”第 1 期，第 83 頁）

這位先生以及出版這個雜誌並登載此類文章的俄國技術協會，當然都是以擁護民主主義者自居；他們聽見人家叫出他們的真實名字，即叫他們為農奴主、反革命者和“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仆役”，一定以為是種莫大的侮辱。

凡屬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只要稍微認識認識資產階級國家關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問題的法律，以及這方面的實際情形，就能知道，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即令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正是用這種農奴主態度對待婦女和私生子的。

這當然不能阻止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一部分無政府黨人以及西歐各國所有一切與他們相當的政黨大聲叫喊，頌揚所謂民主制度而指摘布爾什維克違背民主制度。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在對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地位這一類問題上，正是唯一徹底民主主義的革命。而這個問題，却是與任何一個國度里半數以上人口底利益都有極切近關係的問題。雖然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已經有過很多自稱為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是只有布爾什維克革命才第一次在這方面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一方面反對那種反动思想和農奴制度，同時又反對當權和有產階級通常所表現的偽善態度。

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一万起婚姻中有九十二件离婚事实是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就只好假定,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与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真正存在的修道院里教养成人,那他就是为了讨好于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故意歪曲事实。凡对资产阶级各国社会情形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那里实际离婚情事(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离婚情事)底实际数目要多得无比。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之处,只在于我们的法律不把伪善与妇女及其儿童无权地位奉为神圣,而是公然用政府名义对一切伪善和一切无权地位宣布彻底一贯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对这种现代的“有学问的”农奴主,也必须进行斗争。也许其中很多人甚至领着我们国家的金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着教育青年的职务,虽然他们根本就不配做这种工作,也如淫乱成性的人不配在蒙童学校里担任训育一样。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但它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一定是早已把这样的教员和学术团体会员客客气气遣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度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种农奴主最合适的处所。

但它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学会的。

(发表于1922年3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第 一 編

論哲学史的一般原則与方法

一、馬克思 恩格斯

1. 論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的物質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社会的經濟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質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經濟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須時刻把經濟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質变革，去与人們所借以意識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他的意識为根据。恰巧相反，这个意識正須从物質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現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無論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給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